

鍾鐵民

小說選

鍾怡彥
編



鍾儀民小說選

鍾怡彥
編



鍾鐵民小說選

編 者：鍾怡彥
校 對：王欣瑜・吳淑卿・許素貞・黃慧明
鍾舜文・鍾怡彥・鍾鐵鈞
插 圖：莊昀翰・鍾雨靖・鍾舜文

發行人：陳坤崙
出版者：春暉出版社
地址／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3巷8號
電話／(07)7491497・(07)7613385
傳真／(07)7493138・(07)7238590
郵撥／04062209 陳坤崙帳戶

登記證：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154號

出版日期：2013年2月初版第一刷
定 價：250元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鍾鐵民小說選／鍾怡彥編. --初版. --高雄 市：春暉，2013.02 面：公分 ISBN 978-986-6327-89-6(平裝) 857.63 102003380
--

目錄

四眼和我	1
帳內人	8
新生	19
敵與友	26
石罅中的小花	38
阿祺的半日	53
竹叢下的人家	83
尋春	98
我的夥伴	117
秋意	129
洪流	147

約克夏的黃昏	167
三伯公傳奇	186
蘿蔔嫂	204
阿耀的作業	219

四眼和我

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修訂

我自從掏鳥巢從桃花心木上摔下來後，就讓公公給看住了，天天只能在家裡和四眼玩，跑這些公公就要罰站。當然並不是怕罰站，實在是臉上一大塊的紅藥水讓人討厭，要是去小秋家，他爸爸又要笑我的臉像猴子的屁股，我記得很清楚，我摔倒的那天他就這麼說過的。

公公也真是，只有兩個手指大小的一點擦傷，就把人家半個臉都塗紅了，偷偷地照照鏡子，可真不好看。真的像猴子的屁股嗎？

在家裡真無聊，學校的作業早就在放暑假後幾天就做完了，如果大哥這時回來該多好。

他在高雄補習，明年就要考大學了，還有小秋的哥哥也是一樣。他寫信說這幾天回來，還要帶回空氣槍，帶我去打獵呢！

趁公公看《水滸傳》入了神，我找了條溼毛巾使勁往臉上擦，正想溜出籬笆，又讓公公發現了，都是四眼那傢伙，要不是牠亂跳亂跑的那麼響，怎麼會被

發現，我不由得朝牠肚子踢了一腳。

想起了小秋和兔子，就恨不得立刻去找他們，這許久他們不知道玩得多快活。

「又想跑出去野了？還不快回來。」公公好凶喔，看見他的眼睛我的骨頭都軟了，腳也不自主走回門口，公公倒笑起來。

「嘴叭得那麼長，不服氣嗎？誰教你爬樹的？」停停他又說：「去看書吧，不罰你了。」罰是免了，臉頰上也算保留了清白，公公沒再替我塗藥就去在他的《水滸傳》了。

兔子和小秋結伴兒來玩，老遠我就聽出他們的叫聲，我們三個人都是二年級，兔子她爸爸是我們的老師，全山區的人都說兔子乖，不像我跟小秋頑皮，



本來嘛！她是女生，要野也野不起來。

不過還好有她，公公才許我出去玩。

出了籬笆，高興極了，我們三人沿著馬路一直向大圳上的水泥橋跑，幾天的悶氣，一下子就沒啦！

「小秋——快回來呀，姊姊帶你上外婆家去。」

沒想到才到橋頭，我們就聽見小秋的姊姊在叫，小秋一聲不響的丟下我們，蹦蹦跳跳的跑了。我跟兔子無聊的坐在橋欄上，傻看著橋下的流水。

「兔子，我們下去游泳好嘛？」

「不要。」

「那我自己下去。」

「你下去我就告訴你公公去。」

「妳告訴他就揍妳。」

我學公公的樣子瞪著眼睛嚇唬她，她也直朝我翻白眼，一點也不在乎，還說：

「你敢碰我？我報告老師去。」這樣一來我只好軟下來，老師是她爸爸哩！

爬樹不行，泗水也不許，這暑假實在沒意思，真盼望大哥能早一點回來。我找了兩把扁平的小石子，無聊地往水面投，如果小秋不走，我們還可以比賽打水漂。

「阿明，看！德龍哥哥來啦。」兔子高興的喊著，果然德龍哥牽著牛，沿圳堤走過來。

德龍哥讀五年級，大哥說他是他的勤務兵，每次大哥去打獵，都是帶著他一同去，我們都很喜歡他。

「跟我去東勢坑好嗎？我要烤蕃薯呢。」

德龍哥烤的蕃薯最好吃，又香又軟，而且皮一點也不會弄破。我、兔子和小秋常常跟他去吃烤蕃薯。

「好哇！」我跳起來大叫一聲。

「快！回去告訴你們公公去，我在這兒等。」我和兔子飛快的往家裡跑。

回到家我就找了頂斗笠，帶了彈弓，把飯往嘴裡一塞就衝出來了，四眼也跟了出來，一下子就跑到前頭去，我在後頭拼命追，公公的叫喚聲也裝著沒聽見。

兔子跟我輪流趕牛，四眼跑在最前面，德龍哥在後面打鳥，不久走到雙溪大河邊，德龍哥輪番牽我們過去，溪水有大腿上那麼深，我們都閉著眼不敢看水，過了大河，走不遠進入了一個山谷，這就是東勢坑了。

把牛趕進草坪上，回來我們就在德龍哥他家的蕃薯田上結土窯烤蕃薯。中午太陽才過頂不久，突然下起大雷雨，天空已整個讓雲遮住了，四周又昏又暗，德龍哥於是慌慌張張的去找牛，兔子嚇得臉都青了，而四周又沒有可以避雨的地方，我們急急忙忙想在大雨之前回到家裡，所以著急的趕著向前走，德龍哥拼命的抽著牛，只有四眼仍舊那麼高興，圍著我們跑著跳著。

又一陣雷聲，接著雨越下越大，雨是又粗又密，打在上手、脖子上又痛又癢，我們不得不躲到竹叢底下。但竹叢底下照樣滴水，而且越滴越密，可是我們都沒有動，實在也沒有更好的去處了。

「不會下太久的，西北雨，馬上就會停的！」德龍哥安慰說。

可是我們看到他的臉色，知道他也沒有自信，於是我們也不作聲。可是雨不但不停，反而一陣比一陣更猛，風也開始吹起來，我們衣服已經溼透了，站著累就蹲了下來，以後索性坐在地上。

待雨小了，風還呼呼的吹，我們匆匆忙忙向前走，走到大河，我們嚇呆了，河裡黃澄澄的河水，掀起好大的波浪，浮著一塊塊的大木頭和樹枝、草屑，向前猛衝還發出隆隆的聲音，震撼人心。

一陣大風吹走兔子的笠帽，在空中翻了幾個筋斗掉進河裡去了，隨著一根大木頭後面，一會兒就沒了影子。兔子看著笠帽掉進河裡，哇一聲哭了起來，幾乎

要把我的心都哭碎了。

我只好哄著她說：「兔子乖，不要哭，明天我畫一隻老虎給妳。」

她不聽，於是我就唬她：

「再哭，我就跳進河裡去給妳撿笠帽。」說完我假裝向前走，兔子拉緊了我的衣袖，哭得更響了，而且還媽媽、媽媽的叫個沒停，我忍不住眼淚也流了下來。而德龍哥正為河水沒了主意，我們一哭他更慌了。

「不准哭，聽見沒有？我……」德龍哥大聲喝我們，可是他自己也哭起來，這樣我更覺得哭得有道理，於是抱著兔子放聲大哭。

不知哭了多久，大家都哭累了才停下來。而等雨停了，雲也散了，已是黃昏時候了，可是河水湍急怎麼過河去呢？身上溼溼的覺得很冷，我緊抱著兔子靠著大樹幹就睡著了。

等我醒來已經是早上了，身上蓋著棉被，我知道是在家裡了。可是手腳軟綿綿的，身上也滾燙，爸爸、媽媽、公公都在床邊。哦！還有大哥，大哥回來了！

「阿明，醒來了嗎？」大哥摸著我的額角說：「你受涼了要好好休息，等你好了，哥哥帶你去看猴子，好嗎？」

「還想去看看猴子？看我明天把你鎖在籠子裡，那才像隻猴子哩！」公公又在瞪眼睛了，我拉起被子蒙住臉，不敢看他。

大哥告訴我，好在四眼帶路，他們才找到我們。原來四眼在我們哭得都不知
道什麼的時候，跳進水裡，水那麼急，不知道牠是怎麼過河去的，不過在晚飯的
時候，牠總算回到了家，而且帶著路找到我們。

四眼也跑到床邊來了，擺著尾巴舔著我伸給牠的手。我又流淚了，於是我對
牠說：

「謝謝你，你這傢伙。」

大哥打獵去了，四眼也跟著，可惜我只能躺在床上，望著屋頂上屋瓦透進來
的陽光慢慢移動。大哥說一定要帶我去看猴子。對了，牠的屁股是不是紅的？

帳內人

從窗隔間射進來的陽光，已經移得快跟窗櫺平行了；隔壁廳堂裏的掛鐘清脆地敲了十一下。偌大的一個家怎麼沉寂得那麼怕人呢？就只有時鐘的嘀嗒聲，偶而馬路上也響過牛車的隆隆聲或路人的一二句閒談；但是，這些聽起來卻又是那麼的遙遠，那麼的神秘。

他眼睜睜地躺在床上，嘴裏又乾又澀，叫過幾次水都沒有人理他，幾個小鬼不知道又野到那兒去了。他提高了聲音再叫了一次，火雞從豬欄那邊回答了他一連串的囁咯囁咯……。

他嘆了口氣，懊惱地移了移身子，一陣痛苦的表情爬上他的臉，他咬緊牙關，一面心裏恨恨的。都是那該死的野狗，為了避開牠，把自己的卡車往邊上靠，結果那大樹……。

1

豬欄：豬舍。

唉！他又嘆氣了。從懂事以來，連稍大一點的病都沒有害過，沒想到終於在床上受困的日子。平日裏事事稱心，受著父母疼愛，受著弟弟弟媳的尊敬，但是現在口渴卻得不到一口水潤喉嚨，有什麼用處呢？太太？唉！還是少提的好，還不是有等於無？真是冤孽。

他閉上眼聆聽著外面的聲音生氣。忽然他感到房子一亮，像是有人輕輕地走過來。他趕忙地向門口看去，很快地又別開了臉。

是她！竟然是她！這個時候她回家來幹什麼？回來看這冤仇人的狼狽相？這一下她可以高興了！

但是她——他的妻子——卻一聲不響地把一個玻璃杯擺在他床頭的小茶几上，帶上門，又悄悄出去了。

嚇！原來是想借這個機會賣殷勤。他感到一陣噁心。閉緊了嘴巴，心中恨恨的。

偏不喝妳的，別想這樣籠絡我。他坦然地躺著，故意地不看向小桌。但是隨即他又想：喝下去也不見就算妥協，怕她什麼？於是他端起茶杯，大口大口喝了一個痛快，然後舒適地嘆嘆氣躺了回去。

他有點為自己的誤會感到難為情。人家不過順手給你一杯茶，你卻小氣的不能接受。甚至還誤解人家的好意呢！是順手，當然不會特地來看我的。不過，即

使是順手，也虧她想得到。他想著想著，對她也就有一種感激的心情。

其實她不是可以大大為我的受傷而高興嗎？我是那樣地對付她，甚至用扁擔把她打個半死。但昨天出院回來，似乎她眼睛有點腫腫的，真不敢相信她還會為我難過，我死掉她不更好嗎？至少她少了一個糟蹋她的人，而且她有兒子可倚靠，也沒有什麼站不住的。可是她顯然流過淚，只是自己硬著心腸不去看她。想起來也真可憐……

慢著！他忽然對自己暗叫：啊！你已經上當了。只不過順手的一杯茶，你就對她感到慚愧，感到歉疚，這不是正上了她的當嗎？全都是躺著太寂寞的關係！他告訴自己。

於是他開始想她的壞處，以加強對她的憎恨，想打消心頭剛萌芽的感情。這樣太不夠男子氣了！他想。

她被父母所厭惡，她跟妯娌結下冤仇，孩子們也不喜歡她；還有……還有我，她常常跟我吵架。他一件件地數著，卻又覺得這些理由並不足使他感到十分憎恨。唔！她有狐臭。但這也不足構成理由呀！當初他跟她認識時，每次聞到她的體味都感到莫名的興奮，使他想入非非。怎麼會想到這點呢？他對自己苦笑了。那該是她的母親——他的丈母娘使然的。

他的丈母娘曾在一間雜貨店當著十多個人的面，數說他和他的家虐待她女

兒，更強調說：「我的女兒是瞎了眼晴，才會撿上你。」

是的，就這樣他一恨便跟妻子分房。除開一個兒子外她完全孤立，算來已經兩年了。

是她瞎了眼呢？還是我瞎了眼？他想：當年並不時興戀愛，當他提出結婚的事時，家裏長輩都反對，說她太精明，太強硬，也太愛說話，此外還有一股舉村皆知的狐臭。但是那時什麼蒙住我的心呢？我竟然認為精明強硬才能給我開導，遺傳給孩子優良的因子；喜歡說話更好，婚後卿卿我我何等情愛？至於狐臭，這是另一種的風韻，豈容他人分享？

唉！誰想到會在這上頭吃足了苦頭呢？先跟妯娌不和，又使父母厭恨，最後連我也不賣帳，逼得我跟父母弟媳們站在同一條陣線上，想盡了辦法對付她，一心想要趕走她，甚至磨死她。可是她強硬，抵死也不走，更沒有妥協的意思。想起他給過她的許多折磨，心裏不無歉意。

門又開了，她端著一個鋁盤進來，鋁盤上擺著幾樣新鮮的菜和一大碗冒著煙的稀飯。看來她確然不是順手替他做的了。奇怪的是自己並沒有不領情的意思。他默默地對著她凝望著，她走近他床前，也看他一眼，那眼光是冷冷淡淡的，連

一點表情也看不出來。把托盤放在茶几上，又輕輕地走了出去。

他感到有些悵然，又有如釋重負似的吁口氣。捧起碗來才發覺自己非常饑餓了。

她進來，把一個小茶壺放在茶几上，收拾起餐具轉身又要離去，他驚奇地聽到自己的聲音在問她：

「喂！妳怎麼會想到回家看我的呢？」

她回頭朝他望了一眼，嘴唇蠕動了一下，翻頭卻又走了。

這女人！這臭女人！他又悔又恨，感到自尊心被撕得粉碎了。她一定會以為我在向她求和呢！多可惡！

老實說，當家人合起來為難她的時候，他常感到不忍，有時想試著開導她；但是她理也不理，就好像下定了決心不妥協一樣。逼得他非使出男子氣揍她一頓不可。

門呀然一聲，進來的是二弟媳與三弟媳。

「阿哥，今天好一點沒有？」兩個人渾身出汗濕透，不住地搗著草笠，一面關切地問。

3 翻頭：轉頭。